



每一次调座
都足以改变你的一生

你 在 的 我 的 右手边

张慕水 / 著

这世间最美好的爱情莫过于
当我抬头
你就在我的右手边



青年人气作家 **张慕水**
同名影视作品原著小说

 世界文学出版社

你 在 我 的 右 手 边

张慕水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在我的右手边 / 张慕水著.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012-5949-6

I. ①你…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22218号

责任编辑 刘 喆 余 岚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张 琨
选题策划 邢海燕
封面设计 王薯聿

书 名 你在我的右手边
Ni Zai Wode Youshoubian

作 者 张慕水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mm × 1000mm 1/16 27 1/2 印张
字 数 580千字
版次印次 2019年3月第一版 2019年3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949-6
定 价 5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曾经有人问过我，青春是什么？我思考很久后说，青春应该就是同桌吧！她看起来离你很近，但是你并不了解她，她看起来美丽无比却又浑身带刺，她让人难以琢磨却又忍不住去偷偷怀念……

窗外的斜阳打过你的发梢，微风刚好，你眼中带笑。那时的我们穿着自认为全世界最丑的校服，小心翼翼地藏着最青涩的心事。你不经意地坐在我的右手边，却是我青春回忆里最美好的陪伴。我将喜欢化作黑火药埋藏于腹中，只是偶然一瞥，便将爱火点燃，绽放出青春最绚烂最耀眼的瞬间，我想这是我以为的永远。

谁不曾在机场等一艘船，谁不曾将自己困在一段时光里，却总也逃不过流年……经历过失去的人更懂得珍惜，或许是因为品尝过后悔的滋味吧！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对未来的珍惜，何尝不是对过去的补偿呢？

把青春写在纸上，只为了让思念比岁月更漫长。正如作者结尾所说，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爱情，或许就是，当我抬头，你就在我的右手边……

愿真爱不被辜负！愿青春化茧为蝶！愿你永远都在我的右手边！

王葆青

目

录

- 第 一 章 江湖告急 / 001
- 第 二 章 冤家路窄少爷很坏 / 010
- 第 三 章 斗智斗勇血战到底 / 021
- 第 四 章 姜是老的辣 / 031
- 第 五 章 勇闯黑老大禁地 / 043
- 第 六 章 把老班逼上梁山 / 057
- 第 七 章 令狐冲与吸星大法 / 070
- 第 八 章 逃出荒岛 / 081
- 第 九 章 丑小鸭秒变校花 / 092
- 第 十 章 天下无贼 / 105
- 第十一章 灌篮高手 / 116
- 第十二章 牛二的秘密 / 130
- 第十三章 班长争霸赛 / 140
- 第十四章 战火重燃 / 150
- 第十五章 伸向老班的黑手 / 158
- 第十六章 黑老大是怎样炼成的 / 167
- 第十七章 可怕的敌人 / 174
- 第十八章 停车场里的罪恶 / 183
- 第十九章 疯狂运动会 / 191
- 第二十章 奶奶进城 / 196

- 第二十一章 真假外星人 / 203
- 第二十二章 我想静静 / 211
- 第二十三章 单导的潜规则 / 220
- 第二十四章 意乱情迷 / 229
- 第二十五章 噩梦使者董小姐 / 238
- 第二十六章 杀死比尔 / 249
- 第二十七章 谁的帽子没绿过 / 258
- 第二十八章 爱到极致方成恨 / 270
- 第二十九章 二八大杠上的初心 / 281
- 第三十章 闹鬼事件 / 293
- 第三十一章 恋恋风尘 / 299
- 第三十二章 喜欢吗，真的喜欢吗？ / 308
- 第三十三章 断发明志 / 319
- 第三十四章 一个合格的劫匪 / 327
- 第三十五章 毛校长的病 / 333
- 第三十六章 喜欢科比的猴子 / 342
- 第三十七章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 353
- 第三十八章 进击的巨人 / 366
- 第三十九章 江湖话事人 / 377
- 第四十章 快去请如来佛祖 / 386
- 第四十一章 码头风云 / 395
- 第四十二章 当爱情遇上高考 / 403
- 第四十三章 青春散场 / 410
- 第四十四章 谁不曾曾在机场等一艘船 / 417
- 第四十五章 让青春化茧为蝶 / 427

第一章 江湖告急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高一8班单求胥同学在校期间侮辱师长，殴打同学、收取保护费，纠结闲散人员与兄弟学校械斗，个人感情处理不当，严重违反了校纪校规。经校委会研究决定，给予该同学开除处分。高考临近，望大家专注学习，不要拖班级后腿，用最崭新的自己，迎接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单求胥背着书包从校园里穿过，被撕碎的书本纸片伴随着他的足迹从操场一直延伸到校门口。站在校门口，单求胥回头看着夏日雷雨前乌云密布天空下的校园，有一种刑满释放的快感。他将书包里最后一本英语课本拿出来，用力地撕了个粉碎。

“耶，解放了！”雷声隆隆中，单求胥奋力将碎纸片连同书包扔向了空中。书包在空中打了个转儿落了下来，一同落下来的还有那本伴随了他五年的日记本。单求胥头也不抬地将日记本还有书包接在了手里。看着日记本上有些生锈褪色的密码锁，单求胥小心地把它放进了书包中，头也不回地笑着离开了。

这已经是单求胥第五次被开除了，按照单求胥自己的话说：“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是，我不承认我是一个坏学生，因为好与坏从来都是相对的！”

虽然广播里说单求胥侮辱师长，但是事实却是这样的。

黑板上写着填空测试题，而单求胥不幸被语文老师叫到了讲台上。

“《纪念刘和珍君》作者（鲁迅），原名（ ）。”看着黑板上的题目，单求胥抓耳挠腮，毫无头绪。

“鲁迅原名，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我只提示这一次，鲁迅，原名姓周。”

看到别的同学都已经把题目做完下来了，单求胥趴在黑板上还是没有下来的意思，语文老师手握教鞭不耐烦地提示了起来。

单求胥恍然大悟，很快填了一个“周迅”，走了下来。

伴随着众人的哄堂大笑，语文老师忍不住大喊道：“鲁迅原名是周树人，树人，不是周迅！单求胥，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

“那你下手还不轻点。”面对语文老师的斥责，单求胥不以为然。在很多人看来，单求胥甚至是故意为之。

“你、你说你和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师生关系啊！”单求胥的每一次回答都恰到好处，都让同学们差点笑出六块腹肌。

语文老师被气得发抖，指着门外大喊着：“给我出去！回去喊家长过来！”

伴随着众人的捧腹大笑，单求胥从口袋里潇洒地掏出了梳子，梳了梳头发，朝着门外走去。这就是广播里单求胥侮辱师长的典型案例，但是单求胥认为，即使勉强算是，那也是语文老师有错在先。

至于广播中所说的收取保护费，其实也是误会，真实的情况是，单求胥看到三个坏学生收取别人的保护费，因为看不惯，就教训了那三个人。为了让那三个坏学生长长记性，他就让他们把自己兜里的钱掏出来，作为补偿还给受害者。谁承想，当几名坏学生被教训得鼻青脸肿，跪在地上，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零花钱上缴给单求胥的时候，正好被年级主任抓了个正着。几个坏学生赶紧反咬一口，任凭单求胥怎么解释，年级主任都不相信，毕竟跪在地上的才是受害者，这在谁看来都合情合理。

至于训导处所说的械斗问题，应该是存在的，只不过所掺杂的个人感情问题，就有些说不清楚了。

一年一度的友谊篮球赛例行举办，单求胥作为篮球队的主力自然不甘落后，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作为红方的单求胥团队遭到了蓝方对手不正当的人身攻击，使得红方队员们一个个受伤惨重，眼看着蓝方队员对抗时时击队友，而裁判却没能发现，单求胥实在是忍无可忍，愤怒地走上前去，同对方撕扯起来。一时间，双方队员纷纷围了上来。

看到蓝方队员气焰十分嚣张，比赛过程中屡下黑手，单求胥更是怒火中烧。最终，蓝方队员用卑鄙的手段赢得了比赛，而单求胥却将蓝方队员悄悄地约到了校外的小胡同里。

“我朋友觉着你们根本不够资格和他打，让我来摆平你们几个！”看到众人在小胡同里说说笑笑，单求胥独自一人从胡同尽头走了出来，拦住了众人。

“朋友，什么朋友？”面对单求胥奇怪的语言表达，对方一头雾水。

“就是约你来这里的朋友。”单求胥尽量压低了声音，说了起来。

“喂！你装什么装，刚才不就是你约我来的吗？就只换了身衣服而已！”看到单求胥装腔作势，蓝方队员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

“啊？这都被你认出来了啊！”

“……”看到眼前“中二癌”晚期的单求胥，蓝方队员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让他杵在那里吧，就一神经病，不用管他！吃饭去，走走走！”

蓝方队员压根就没把眼前孤军奋战的单求胥放在眼里，显然，他们低估了单求胥的决心与实力。单求胥猛喊着，孤身冲进人群，同对方打了起来。伴随着胡同里的阵阵哀号，蓝方队员的衣服、鞋子等被单求胥一一扒光，和篮球一起飞起了在胡同上方。

没多会儿，久经沙场的单求胥便摆平了众人，面对球场上故意挑衅的蓝方队员，单求胥自然是特殊照顾。其他队员的衣服都被撕成一缕一缕的，满身都是抓痕倒在了地上，但是眼前靠在电线杆上的队员，却被单求胥撕得只剩下了一条卡通小鸡的内裤……看到队员

身上一条条鲜红的抓痕，单求胥一个高抬腿“壁咚”了上去，将对方卡得死死的，动弹不得。

看到空中的篮球落下，单求胥头也不抬地单手接住，奋力地砸向了蓝方队员。

“大侠饶命！我错了，大侠！”眼看着篮球朝着自己打了过来，蓝方队员立马灰了下来。

“请你记住，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Im not alone! You know?”单求胥说着，将篮球奋力地砸在了旁边的校园围墙上。

“嗯嗯嗯，呜呜呜……”蓝方队员手捂着内裤吓得呜咽了起来。

可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本就破烂不堪的校园围墙在篮球的猛烈冲击下竟然轰然倒塌。围墙后面的一排女生刚好正在上排球课，你能想象得到？地上全是衣衫不整裸露不堪的蓝方球员。电线杆上，单求胥正在“壁咚”一位只穿了一条卡通小鸡内裤的男人……啧啧，那画面，简直辣得众人直捂眼睛，众女生更是大喊大叫着四下逃窜。

“单求胥，那是男孩子，你不要乱来！”

看到年级主任大喊着跑了过来，单求胥无奈地摇摇头。光着屁股倒在地上的蓝方队员们颜面尽失，捶地流泪。换作以前，单求胥还打算解释几句，看到眼前的画面，单求胥索性朝着操场上的众女生，潇洒地来了一个飞吻，转身便离开了。

谎言被重复了一千遍，便成了真理。单求胥被误会的次数多了，便也成了渣男。这便是单求胥被学校开除的问题所在。

学校不远处的垃圾处理场，苍蝇横飞，脏乱无比。单求胥背着书包走到了这里，停了下来。为了避免被老师查抄课桌，单求胥将自己所有重要的宝贝都转移到了这里。既然都被开除了，那就索性全都带回家好了。

看着“严禁吸烟，爆炸危险”的牌子，单求胥朝着东北方向，数着走了五十步，然后在一堆乱石下面挖了起来。看到百宝箱里自己的玩具和小说完好无损，单求胥心情大好。

“说我玩这些拖班级后腿，真是可笑，班级又不是狗，还分什么前腿后腿的。”单求胥边说着边拍了拍手起身离开。

雷声逐渐密集了起来，疾风将地上的白色垃圾袋吹起飞过单求胥的眼前。单求胥刚准备离开，却发现不远处，一排黑色轿车开了过来，单求胥停脚步六辆黑色轿车包抄过来，将单求胥堵在了中间，车上很快下来一帮人，清一色的西装革履，戴着墨镜，气势汹汹。很快，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位戴着墨镜叼着雪茄的中年男人。

“老大！”两边小弟纷纷鞠躬敬礼。

雷声越来越大，雨点吧嗒吧嗒地落了下来。风吹过单求胥的头发，单求胥面色沉重。中年男人的手只是稍微一抬，众人便才起身。中年男人看了看周围的垃圾山，又看了看眼前的单求胥。

“唉，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单求胥心里想着便朝着中年男人走了过去。

单求胥走到中年男人面前对视了起来，中年男人嘴里不断冒出白色的烟雾弥漫在二人眼前。单求胥突然伸手将中年男人嘴里的雪茄取下，朝垃圾山上甩了出去，左右众人纷纷

围了上来，中年男人摆手示意，众人方才退后散开。

雪茄引爆了垃圾堆里的沼气，伴随着“轰”的一声爆炸，漫天飞舞的纸片、垃圾袋从天上伴随着雷雨飘了下来，众人就这么站在雨里一声不吭地对峙着。

“爸，吸烟有害健康，你没看到旁边的牌子吗？严禁烟火！”眼看着雨越下越大，对峙了一会儿过后，单求胥终于忍不住先开了口。原来，眼前的中年男人正是单求胥的父亲，单父的全名叫单雄信，是单氏集团的总裁，单氏集团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型跨国企业。

“叫我父亲大人，我跟你讲了多少回了，叫爸一点威严都没有。”

“好了好了，父亲大人！明明是企业家，非把自己搞得像黑社会一样。”

“胥胥，这可是你让我这样做的，我还不是为了在你同学面前给你面子。”

“父亲大人，我只是在小学的时候说过一回好不好，自己想要酷非得把理由推到我头上。”

“呸，承认就好，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

“嘁！”

单求胥说着随手将书包扔给了随从老季，老季是单氏集团的高层骨干，也是单总的得力干将，平日里在公司是左右手，自打单总离婚后老季更是与单总形影不离，私下里就是管家加保姆般的存在。

“季叔，勋章一枚，麻烦帮我保存起来。”单求胥说着从衣服上取下了一枚校徽递了过去。

“好的，少爷。”老季接过单求胥衣服上的校徽打开一个收集簿，里面已经有十几枚校徽。

“老季，这是胥胥的第几枚高中校徽了？”单父忍不住问道。

“单总，这是高中阶段的第五枚校徽了。”

“胥胥，高中你都读了五年了，连个毕业证都拿不到，你这样下去让我很难做啊！”单父忍不住抱怨道。

“怨我啊，说好了只读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我早就告诉你了，我想去的是美国，现在的我简直糟透了！”单求胥说着脸色大变地坐进了车里。单父无奈地摇摇头，示意大家上车。

车队行驶在高楼大厦间繁忙的马路上，单父手里拿着酒杯，摇来摇去，琥珀色的红酒在杯里和空气发生着微妙的化学反应。单求胥一言不发地看着窗外，雨滴从窗前汇聚成股慢慢流下。

“胥胥啊，我天天听你说美国教育、欧洲教育什么的，西方的教育有啥好的？过度放纵学生的所谓的个性，忽略了未成年人的自制力。”尴尬让等红绿灯的时间显得格外漫长，单父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终于忍不住先开了口。

“你算是说对了，国内的教育对学生的个性简直就是抹杀与摧残！”

“摧残，骄傲的放纵就不是摧残吗？”

“说好了读完三年就让我出国，言而无信！亏你名字里面还有一个‘信’字，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讲的！”

“好好好，我知道你想去美国，可是你总得有张高中毕业证吧，老是三番五次被开除，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我有努力啊，我帮助别人有错吗？”

“帮助别人，有你那种帮法的吗，众目睽睽之下，‘壁咚’男同学，衣服都……唉！校长还有老师们都跟我讲清楚了，你都二十多了啊，别人家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你高中还没读完！”

“再转一次学呗，大不了从头再来。”单求胥躺在车后座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看到对话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单父将杯子递给了老季，老季想了想说：“少爷，是这样的，刚刚公司的股东大会经过了认真讨论，决定进军欧洲市场。”

“国内的事情都忙不完，又要去欧洲，忙得完吗？”

“国家正在强大，民族正在复兴，作为中国梦的一分子，我们也打算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是！”

“行了，别铺垫了，有话直说吧！”看到老季拐弯抹角，单求胥直言不讳。老季尴尬地看了看单总，单总不得已接着话茬说了下去。

“对，你季叔说得没错，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我希望你能踏踏实实在学校再待一年。”

“什么？再待一年？”听到单父这么讲，单求胥急了，“父亲大人，你这是想让我留校当老师吗，说好的出国呢？”

“少爷，因为你之前实在是太出名了，作为脑残一族……”单求胥看了一眼老季，老季赶紧调整措辞，“少爷，作为新新人类一族的代表，市里的报纸都登了好几次了，作为教育问题的典型，你成功地成了公众人物，所以现在出国的问题很复杂。”

“花点钱给中介不就行了嘛！”

“少爷，要是换作以前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关键就是大使馆那边已经注意到你了，树大招风啊！”

“现在全市都联合拒收我了，我去哪儿再读一年？”

看到单求胥的语气有所缓和，单父接过话茬说：“这个你放心，你季叔已经联系到了他之前的一位朋友，是校长。”

“父亲大人，全国都在反腐，你们这样不好吧！”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一中是有名的重点高中……”

“什么？一中？”未等单父讲完，单求胥像是触电了一般从座位上弹了起来。一中这所高中在单求胥眼里简直就是魔鬼般的存在，听到这里，无所畏惧的单求胥眼里已经充满

了惶恐。

在单求胥眼里，一中的众学生就如同敢死队一般，扎着“必胜”二字的头巾低头做题。如果有谁受不了这种节奏，分分钟都可以从窗户一跃而下，即使这样，其他同学丝毫都不会感到什么意外，继续专心地埋头做题。也正因为如此，一中的所有教室被加上了栅栏，以保障学生的安全。除了骇人的教室氛围，学生就连上厕所都是拿着书去的！去食堂的场面像是万人马拉松，铃声一响，千万人奔命似的跑向食堂，去晚了就要挨饿！吃饭的速度必须如同奔赴战场打仗，毫无吃相可言！在那里没人跟你攀比吃喝玩乐，唯一攀比的只有成绩！

“正因如此，一中的升学率位居全市第一，全市所有家长削尖了脑袋都要抢着让孩子去，胥胥，没想到吧！你季叔帮你疏通这层关系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看到单求胥慌张的样子，单父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父亲大人，您没开玩笑吧，那种抹杀人性的学校是人待的地方吗？您省省心吧，打死我我也不会去的！放我下车，我死也不去！放我下车！不要啊！”单求胥脸贴在玻璃上挣扎着要下车，司机一脚油门，汽车加速穿过城市街道来到了单氏集团的商场门口。

一中会议室这边，毛校长正召集各年级主任和相关部门开会讨论单求胥的转学事宜。毛校长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是说起话来依旧铿锵有力。毛校长简单介绍完单求胥的情况之后，各位与会人员纷纷低头不语，面色沉重。

“要不是我惜才如金，我也不会贸然同意此事。正所谓，有教无类。何况，这位单同学曾经也很优秀嘛，各位主任，你们应该要对孩子们有信心啊！”看到众人不语，毛校长打着圆场。

“毛校长，据我所知，单求胥可不是孩子了啊，他已经复读了五年，这足以说明问题。”年级主任忍不住说了出来。

“毛校长，这么大龄的学生本身就很难管理，你放到哪个年级呢，一年级的话绝对就成为霸王了，三年级的话很容易影响升学率啊！”

“就是就是……”两位年级主任说完后，众人纷纷附和。

“既然高一和高三都不合适，那就高二年级嘛。”看到没人支持，毛校长摸着发白的胡子茬儿，观察着与会的每个人。

“校长，高二正是学生们情窦初开的时候，听说这个单求胥长得很帅，家里又很有背景……”在场的一位女教师提出了自己的担心，众人又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毛校长看了看众人没有松口的意思，只得将目光看向了郝主任。郝主任是高二年级主任，也是毛校长的心腹，如同老季之于单总般的存在。收到毛校长的信号后，郝主任咳嗽两声站了起来。

“是这样的，这是单求胥的照片，这位同学外号‘球蛋’，颜值来说连校长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也就算是勉强能看，估计女孩子们不会喜欢长得这么丑的人吧！我调取了他之前所在的五所市重点高中的学籍档案，除了一些问题少年都会犯的错误，里面未曾提及早

恋问题。”郝主任拿着一张单求胥的照片给大家看了一圈儿，面对如同明星般帅气的照片，很多女教师无奈地摇摇头。

“郝主任，未曾提及并不代表没有啊！”个别女教师还是忍不住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担忧。

郝主任放下照片，严肃地说：“为此，我专门打电话回访了之前几个学校的班主任。正如我所说，这么低的颜值，已经经过了五所学校的无数次考验，这一点请诸位放心就好。”

“可是……”面对几乎可以称霸一中颜值巅峰的单求胥，女教师似乎心有不甘。

未等女教师说完，正在喝茶的毛校长将茶杯扣上盖，“咣当”一声放在了桌子上，众人停止了议论纷纷朝校长看了过去。

“各位主任，老师们，一中一直自诩是间自由开放的学校，为了教育事业的改革我们也在不断探索付出着，为何大家对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学生讳莫如深呢？”

“校长，我还是认为，颜值的问题有待商榷。”女教师说。

“学校教育改革的一千万资金缺口，上面一直未能批下来，我请问在座的各位有谁能够解决？”看到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毛校长只好抛出了撒手锏。果然，此言一出，众人沉默着低下了头。

“谁还有意见，现在就可以提出来。”看到众人不吱声，毛校长说完又看了一眼郝主任。

“那行！要是大家没有意见，我建议大家鼓掌通过吧！”郝主任一人在那儿笑着鼓起掌来，其他老师则纷纷站起来离开。郝主任朝毛校长尴尬地看去，毛校长则微笑着给了郝主任一个认可的眼神，毕竟事情还是零异议通过了。

肖露是商场的主管，得知单总要来，早已准备好了列队迎接。车停下后，单求胥被迫跟着单父走进了商场。听到单父说捐了一千万给学校后，单求胥几乎惊掉了下巴。

“一千万？父亲大人，您疯了吧，我值一千万吗？我最少不得值一个亿啊！”

“单总好！”肖露跟随众人穿过商场，一排排的服务员纷纷鞠躬行礼，单父则头也不回地径直走了下去。

“若不是你这么作，我也不会发疯。再说，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一千万也算值了。”

“可是，父亲大人，您还没和我商量啊！”

“没商量了！你若是再不能顺利毕业接班，按照公司章程，家族的股份就要被迫转让，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单总回到了办公室，不紧不慢地喝着茶水。单求胥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协议认真看起来。单求胥边看边叹气，单父手里玩弄着单求胥的几张信用卡，时不时盯着单求胥看两眼。

“甭叹气了，既然没什么异议就赶紧签吧！”

“父亲大人，非得这么正式吗？”

“白纸黑字，童叟无欺，出来混要讲信用。”

“嘁，你该不会在合同里藏着什么霸王条款吧？”

“当然没有！胥胥，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是自愿的吗？”

“当然！这么好的学校，我为何不去？”面对单父的质疑，单求胥表现得正义凛然，从容不迫。

“嗯，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们都下去吧。”单父说完，朝着单求胥身后的一排保镖招了招手，众人方才收拾起自己手里的家伙离开。架在单求胥脖子上的大刀刚拿走，单求胥便迫不及待地转了转僵硬的脖子，喘了口气。

单求胥无奈地签字后，将合同递给了老季，老季接过看了看朝着单父点了点头。

“胥胥，我就是欣赏你这种识时务的眼光。”

“父亲大人，字也签了，也识时务了，您应该把我的零花钱给我了吧？”

“哦，不好意思。呲，想买什么，随便刷，千万别客气。”单父说着将手里的信用卡递给单求胥，单求胥擦了擦汗，将信用卡放到了兜里。

“父亲大人，您这些都是从哪儿学的啊，我真是越来越摸不透您了。”面对方才黑社会毒品交易般的场面，单求胥着实被吓到了。毕竟两把牛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不出汗才怪！最令单求胥感到害怕的是，自己的资金来源，所有的信用卡都被单父收回。没有了资金来源，单求胥简直就是寸步难行，这对于单求胥来说是万万不能的。处于危难之中，人就不不得不学会变通，所以，协议，就这么自愿地签了下来。

“电影啊！对了，老季，《教父》的光盘给我买了没？”

“单总，已经买了，顺便还买了《美国往事》。”

“得！我明白了，原来都是演员……”听完老季和单总的对话，单求胥才明白，刚才如此专业的场景正是出自于父亲对黑帮电影的致敬与模仿。

“胥胥，那我们走吧。”单父说着从座位上起身披上了衣服。

“去哪儿？”单求胥惊讶地问。

“一中啊，人家那边都在等了。”

“父亲大人，您用不着这么急着把我送进去吧，我可才刚刚出来啊！”

“看清楚合同，童叟无欺，即日生效。”

“霸王条款啊！行！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个，算你狠，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三人刚要出门，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单父眉头一皱接了起来。

“喂，张主任，您好！什么？好好好，我马上到！”

接完电话后的单父长舒一口气，对着老季说：“老季，你先带胥胥去一中，我先去政府那边处理点事情，随后就到。”

“好的，单总！”

单父走到门口突然转身回来，用手指着单求胥说：“喂，有什么不满就直说。”

“没有啊，父亲大人，我哭得很开心啊！”

看到单求胥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单父方才满意地出门走了。

自打郝主任得知毛校长要将单求胥安排到高二年级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非高二8班

莫属，为什么？因为高二8班是全年级倒数第一的渣子班，只有这样，才能不影响整个年级的成绩。

极品班级需要极品的学生，高二8班的每个学生个个智商极高，就是没一个将心思用在学习上的。极品学生当然需要更加极品的班主任，李德亮就是这样的人。别的班主任都是现场抓开小差的同学，越快越好，但是李德亮却别出心裁——用相机拍照，而且是胶卷相机。用李德亮的话来说，那就是给各位自首的机会，只要照片洗出来之前，都可以找自己承认错误。你还别说，这一招还真的就能吓唬住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同学。如此一来，李德亮就在语文组教研室里大肆吹嘘自己管理有方、不怒自威的高大形象。

这一次，李德亮挎着一个竹篮子，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朝高二8班大摇大摆地走去。教室的门悄无声息地被李德亮慢慢推开一道缝儿，透过李德亮的五百度近视镜镜片，一双小眼睛射出道道寒光扫描着班里的每一个学生。看到没什么大的问题，李德亮迅速推开门，举着相机“咔嚓咔嚓”扫了一圈。众人早就习以为常，所以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并不感到丝毫意外，甚至毫无新意。但是，看到李德亮挎的竹篮子，大家方才意识到大难临头了！

王元鹅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近窗子的最角落里，津津有味地读着小说。在这个极具安全感的角落里，王元鹅虽然不爱学习，但是酷爱文学。无论讲台上讲的是天文地理还是语文外语，王元鹅通通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那就是看小说。没有老师会走到最后一排最靠里面的这个角落里，除非、除非老班大扫荡！

没错！李德亮的竹篮子就是扫荡缴获战利品时用的！

“糟了糟了，大意了大意了！”王元鹅心想着，打算偷偷把小说转移到桌洞里。

“王元鹅，别动！都别动！我挨个检查！谁动我先检查谁！”一切都没能逃过李德亮的眼睛，他用余光密切扫描着班里的一举一动。

从靠近门口的一排开始，小说、手机、零食，游戏机纷纷落入了李德亮的竹篮里。李德亮一行行走过来，战利品几乎装满了整个竹篮。任何人想搞小动作掩护，李德亮都会迅速走上去按住，将该同学的宝贝没收。

“哼，跟我玩儿偷梁换柱，嫩了点儿！出去，三圈儿！回来测心跳，都说了别动，还跟我耍花样，哼！”李德亮晃了晃篮子里的宝贝以腾出更多的空间。

“这本小说我可才看了一半儿啊，再被收走，这个月的生活费就要没了！耶稣哥、佛祖，保佑我啊！”王元鹅深知李德亮的手段，眼巴巴看着李德亮朝着自己一步步靠近，除了在心里祈祷，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郝佳琪是班里的班花，坐在教室中间的位子足以证明她成绩优异，除了是班里的“千年老二”，她还是高二年级主任郝东来的女儿。不要以为学习好的就不会开小差，此时摆在她桌子上的全是各种化妆品还有小镜子。虽然李德亮马上就要走过来，但是她却丝毫没有慌乱，在桌洞里用手机迅速按下了快捷键，拨通了校园混混吴长鸣的救援电话。

第二章 冤家路窄少爷很坏

吴长鸣是一中有名的混混，外号“长鸣”，自称“鸣人”。不过他出名的方式并不是因为多么强大，欺负过谁，他只做生意，无关暴力。没人知道也没人想知道他是哪个年级哪个班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你给他钱，他就能帮你解决一些问题。不！是很多问题！

阿呆和阿瓜是长鸣的小弟，跟着长鸣虽然没有多拉风，但是好在有吃有喝。电话响起的时候，吴长鸣正在一中的教学楼楼顶坐在废旧桌椅凑起来的躺椅上晒着太阳。阿呆将手里的黄瓜用铅笔刀削成薄片小心地贴在长鸣脸上，阿瓜则拿着折扇，给长鸣扇着风。

“老大，电话。”看到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阿呆拿过来看了看。

“正忙着呢，不接不接！”

阿呆看了看，递给了阿瓜，阿瓜看了看，想了想说：“老大，是郝佳琪。”

郝佳琪是吴长鸣暗恋的对象，但凡郝佳琪的事儿，吴长鸣格外放在心上。听阿瓜说完，吴长鸣一激动，摔在了地上，仓皇爬起往楼下跑去。眼看着李德亮马上要走到自己身边了，郝佳琪紧张地朝门口望去。

“都高二了，你们看看自己的状态，一个个的，偷偷摸摸在这儿看小说，有本事光明正大地看！我们班的倒数第一怎么来的？啊！离不开各位的努力吗？考试要能拿出这股劲儿，早都上北大清华了！”李德亮说着，掀着前面同学的书本，拿着压在课本下面的小说还有桌洞里的小玩意儿。

“My God，赶快发生地震吧，要不来个导弹误射，把楼炸了也行啊！”看着李德亮一步一步往自己这边挪动，王元鹅的额头上都渗出了汗珠。

郝佳琪低着头假装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着急到不行。李德亮看了看低着头的郝佳琪刚要走过去，吴长鸣咣咣地敲起了门。

“李德亮老师，郝主任找您！”吴长鸣上气不接下气，脸上还挂着几片干透了的黄瓜片。

“你啥时候成了郝主任助理了，每次我检查的时候郝主任都找我，省省吧！”面对吴长鸣的伎俩，李德亮有些怀疑，毕竟，上当也不止一次了。

看到李德亮不上当，吴长鸣有些吹胡子瞪眼，但却又无可奈何。阿呆紧张起来，拽着吴长鸣的袖子，吴长鸣转头看时才发现，郝主任已经走到了面前。

“郝主任好！”三人赶紧立正向郝主任行礼。

“哟，演技升级了，不但感情投入，这次还加入了不少细节呢！哎，我觉得这明显是有内奸啊！就为了拯救你们的这些宝贝，你们是煞费苦心呢！我这是正常的教学管理，郝主任能插手吗，他就是插手，能管得了我吗？别说是郝主任，就是毛校长来了，我也不怕！”李德亮说完看了看郝佳琪，走了过去。

郝主任站在门口敲了敲门，李德亮不理睬，郝主任继续敲了下去。

“你再敲门信不信我把你手……”李德亮生气地转身，看到郝主任站在门口。

“李老师，打算把我手怎么着？”郝主任将吴长鸣脸上的黄瓜片撕了下来，看着李德亮。

场面一度尴尬极了，李德亮努了努嘴，不知道说什么好。郝主任转身朝向混混三人撒起气来：“你们这三坨，手里拿着黄瓜干吗！”

“郝主任，熬夜学习有黑眼圈儿，用来敷眼的。”面对郝主任的斥责，吴长鸣久经沙场，机智应对。

“就你们还熬夜学习，老黄瓜刷绿漆，给我装什么嫩，该干什么干什么去！”郝主任指桑骂槐，李德亮赶紧将竹篮放到了讲台上，笑着走了出来，混混三人见状赶紧溜走。

郝主任打了个手势示意李德亮出去说话，李德亮笑着点了点头。走出教室前李德亮对众人咬牙切齿地说：“一个个的都给我保持原样，回头我接着查！”

门一关，门口的同学就将窗子上贴上纸挡了起来，李德亮看不到教室里面的情况，但是面对郝主任又不能折回，只好听着教室里面众人手忙脚乱的声音干着急。

大家纷纷走到窗边将小挂钩拉起，将各自的书包吊了下去，如此一来，万事大吉。正当王元鹅返回来打算处理自己的众多小说之时，窗户上的纸掉了下来。众人闪电般复位，踏踏实实地假装学起习来。看到李德亮在门外脸色由笑变严肃再变僵硬，王元鹅刚要把书藏起来，李德亮便开门走了进来。发现众人一动不动，坐在那里，李德亮拎着篮子挨个翻了下去。

“哎，我还真就奇了怪了！”一路下来翻不到东西，李德亮挠了挠头，面色凝重。直到翻到最后一个王元鹅这里，李德亮依旧是颗粒无收。

“王元鹅，你站起来！”李德亮不想就这么便宜了众人，打算拿王元鹅开刀。

“啊？老班，我学习呢。”

“少废话，站起来！”

看到李德亮不依不饶，王元鹅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站起来。李德亮将王元鹅桌洞里还有桌子上里里外外翻了两遍，都未能发现什么宝贝。

“跳两下！”

王元鹅很不情愿地跳了两下，身上也未能落下什么东西来。

“不对啊，王元鹅，我刚刚在后门明明都看到你在看小说了。”

“老班，我是爱看小说，但是你也别平白无故地冤枉我啊，一无凭二无据的，你也不能莫须有不是。我刚才看的是语文课本，我预习呢，《蜀道难》，呸！”

面对李德亮的质疑，王元鹅百般辩解。